

辞书研究

2005
4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典编辑工作与辞典编纂 ☐ 专科词典的类型 ☐ 词语隐喻义的释义问题 ☐ 双解词典何以青胜于蓝? ☐ 谈《英汉大词典》的修订 ☐ 汉语网络工具书的现状与前景 ☐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亟待构建 ☐ 当代词典使用研究主题综述 ☐ 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 (2004 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辞书研究. 2005年第4辑/辞书研究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11
ISBN 7-5326-1923-0

I. 辞... II. 辞... III. 辞书—研究—丛刊 IV. H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26658号

中 国 辞 书 学 会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主 办

学术委员会	鲍克怡	曹先擢	巢 峰	晁继周	龚 莉
	韩敬体	黄建华	江蓝生	雷 华	李朋义
	李伟国	李行健	陆尊梧	苏宝荣	汪耀楠
	徐庆凯	徐祖友	杨德炎	张柏然	张晓敏
	章宜华	赵振铎	周明鉴	周洪波	左大成

主 编 巢 峰 张晓敏

副 主 编 朱明钰

执行副主编 徐祖友
编辑部主任

辞书研究 (季刊)
CISHUYANJIU

中国 语言学/汉语
人文社会科学 核心期刊

2005年第4辑(总第152)

2005年11月

编辑者: 辞书研究编辑部

出版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行者: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地 址: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 编: 200040

电 话: 021-62472088

传 真: 021-62537365

电子信箱: cishuyanjiu@163.com cishuyanjiu@eastday.com

印刷者: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16.00元

ISBN 7-5326-1923-0/N·55

《辞书研究》理事会

理事长单位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张晓敏
常务理事单位	崇文书局	叶生刚
	河南大学文学院	张生汉
	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张维友
	山西人民出版社	荆作栋
理事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孙胜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何晓慧
	北京教育出版社	师淑凤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谭学纯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黄勇民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中文系	马荣江
	河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潘炳信
	吉林文史出版社	徐 潜
	江南大学文学院	徐兴海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马广惠
	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外语系	罗思明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刘中富
	汕头大学文学院	邓小琴
	上海电力学院直属外语系	庄起敏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吕 乐
	绍兴文理学院外语学院	杨坚定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邢克超
	书海出版社	杭海路
	苏州大学文学院	罗时进
	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杜 平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傅宗洪
	烟台师范学院（鲁东大学） 汉语言文学学院	张绍麒
	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刘守兰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张先亮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吴 念

1	李尔钢	辞典编辑工作与辞典编纂
7	徐庆凯	专科词典的类型
15	郭 熙	字母词规范设想
23	原新梅	字母词的收入与注音问题
32	杨金华	关于改进语文词典以字带词的条目布局的设想
41	董秀芳	词语隐喻义的释义问题
49	杨 春	系统性原则在异形词规范过程中的作用
57	赵 新等	编写《外国人实用近义词词典》的几个基本问题
68	金艳艳	词典中的 AABB 式
73	李小华	《汉语大词典》“坐”字条义项分析 ——兼谈辞书义项的真实性
78	宋 岚	漫议专科辞典条目的信息值 ——以辞典中的“沈逸千”条目为例
90	周红红	双解词典何以青胜于蓝?
100	王馥芳	新时代 “新”词典 ——谈《英汉大词典》的修订
110	刘奇惕	汉语网络工具书的现状与前景
119	代洪波	国内网络引语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杂 谈

123	岳方遂	语文辞书冠名之我见 ——由“规范词典”之争而想到的
125	张遵修	欢迎批评

辞书评论

128	周志锋	评《中国古代小说俗语大词典》
139	祝注先	一部新颖、规范而实用的工具书 ——评《现代汉语双序词语汇编》
143	李 明	学习词典新秀的美中不足 ——略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

	专著评介
153	曹 儒 读《汉语词汇结构论》
161	郑定欧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亟待构建 ——兼推介《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辞书史
168	杨 超 《玉篇》在辞书编纂史上的贡献
	辞书使用指南
173	罗思明等 当代词典使用研究主题综述
	释义探讨
182	高洪年 “毛骨耸然”比“毛骨悚然”更规范
185	赵红梅等 也说近代汉语中的“种火”
187	黄先炳 “观音”名号非避讳
189	戴建华 “天津水师学堂”设立年月考
	新词新义集萃
191	癌友 藏友 车友 歌友 考友 驴友 胖友 拳友 色友 山友 摄友 书友 face time facebase face-to-face sales facial technology fallen angel Generation XL geocaching ghost brand
196	曹保平 “演绎”的演绎
198	罗耀华等 说“打造”
	资 料
199	何华连等 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2004 年)

212	《辞书研究》2005 年第 1—4 期(总第 149—152 期)篇目索引
补白	《新华字典》“或”字释义谈(6) “睢盱”非限“仰视”(31) “祖祖”补义(118) 首届佛经音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122)

启 事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需要,扩大作者学术交流渠道,本刊已经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本刊印刷版所登载的作品,均将全文进入这些数字化媒体,并通过互联网传播。

凡不愿意将发表于本刊的文章再在上述数字化媒体上刊载和/或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作者,请在向本刊投稿时即附函声明。凡未作声明者均视为同意接受本刊的约定并授予相应的著作权权利。

本刊向作者一次性支付的稿酬中,均已包括数字化媒体的著作权使用费。特此说明。

——本刊编辑部

辞典编辑工作与辞典编纂

李尔钢

提 要 由于辞典的编纂性特点,辞典编辑介入辞典编纂过程应该更早、更深入、更直接。在提出辞典选题的同时,就应该拟定编纂方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回答“可行性”的问题,并追踪参与,做好辞典的编纂组织工作。在可能的情况下,编辑应适当承担一点辞典的编纂工作。

关键词 编辑工作 参与 编纂

一

如果将发稿以前的所有工作都看作是对书稿的制作加工过程,那么,目前许多编辑对一般书稿的这一过程的参与,就可以姑且称之为“浅参与”。所谓“浅”,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参与具有间接性,即编辑大多仅对书稿提出修改意见,由作者动手对书稿内容作修改;其二是介入时间晚,编辑多在书稿成形之后参与意见;其三是参与程度不深,即使对书稿内容参与意见,在整个编辑工作中也只占极少部分,编辑的多数工作是对书稿中的错别字、行文中的病句等作技术性处理。综合这三方面看,可以说目前编辑对于一般书稿制作加工过程的参与,是一种具有防守性质的参与,即传统所说的“把关”。这种参与虽然总体上看是被动消极的,但对一般书稿来说,这种参与也是合适的。因为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

艺创作,作者都有自己的思路、体系和具体见解,编辑不应该越俎代庖。且不说这些著作的内容编辑不可能全部熟悉精通,即使编辑非常精通,对于作者的创作活动,编辑也应该为其留下足够的空间,让其灵感思绪得以尽情挥洒驰骋,让其独特见解得以淋漓发挥。因此,在这空间的边缘地带设卡把关,对其疏漏不足加以补充润色,也就足够了。但是,这种参与对于辞典书稿来说却远远不够。

编辑对于辞典编纂应该有更深程度的参与,这种要求来自于辞典本身的特点。首先,辞典是工具书。需要编什么样的辞典,除了考虑学科本身的情况之外,更需要考虑的是辞典使用者的需要。许多作者由于没有能够充分考虑使用者的需要,编的辞典就无法出版。因此,与其他书种相比,辞典的自由来稿通常采用率很低。其次,辞典具有编纂性。在多数情况下,辞典的编纂不是提出新的观点、创造独特的意象,而是按照工具书的编纂要求,运用语言学知识,将语言学或某其他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集中和总结,条分缕析为众多的条目,然后按系统编排并配以检索手段。但这么一来,作者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轻松些,因为除了自己已经熟悉的专业学科知识之外,作者还必须面对辞典编纂工艺学方面的问题,而对许多作者来说,这需从头学习,并且必须在编纂实践开始之后边摸索边学习。再次,辞典(尤其是大型辞典)的编纂,往往由多人协作,有大量组织协调工作要做。

如果仔细观察上述辞典诸特点,我们就会发现,编辑在辞典编纂过程中应该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由于编辑长期从事辞典出版工作,较为了解辞典使用者的需要,因而可以成为市场与辞典作者之间的纽带;由于编辑长期接触辞典,应该对于辞典编纂工艺学有较深入的研究,因而可以成为专业学科和辞典编纂科学之间的桥梁;由于编辑代表着出版社,因而可以成为协调作者工作的一种动力。在这些方面,编辑有自己的优势和有待开发的潜力,而要

发挥这些优势和潜力,就必须努力实现编辑对于辞典编纂工作的深度参与,即要求编辑介入辞典编纂过程更早、更深入、更直接。

二

与其他书种相比,出版社应该更多地鼓励由编辑自己提出辞典选题,而编辑则应该对自己提出更为特殊的要求,努力把对书稿的介入时间由一般的成稿之后,提前到最初的选题策划阶段。编辑应该保持对市场的密切关注,并在充分占有信息的前提下,充分地了解哪些选题已经实现,读者还需要哪些辞典,已经出版的辞典存在哪些缺陷,热门辞典应该怎样改造出新,等等。总之,要不断为使用者着想,提出受使用者欢迎的选题并拟定详细可行的编纂方案。编辑在提出辞典选题的同时要拟定编纂方案,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有价值的辞典选题必须符合两个标准:其一是市场标准,即工具书的使用者需要不需要;其二就是可行性标准,因为并不是任何一门或数门学科都应该或者能够编出辞典来的。从辞典编纂工艺学角度考察,一个辞典选题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考虑可行性问题。所谓宏观方面问题,是指辞典应收入哪些内容立为词条,正文词条按照什么系统或顺序编排,应当设置哪些索引,配置哪些附录,等等。所谓微观方面的问题,是指词目与释文的具体安排,如解释字形的方式,异体字、词的处理,注音方式,音项安排,词性标注的有无,释义的方式、长短,义项的切分标准,例证的类型(书证或自撰例),词例的数量、长短、时代性,参见系统的设置要求,等等。如果是专科辞典,则必须考虑一些特殊的项目,如人物生卒年代、事迹的介绍,地名的解说,专业符号的标注,计量单位的使用,等等。这些项目中如有数项同时出现在一个词条中,那么就必须考虑一个合理的安排顺序,做到全书统一。这样,全书才能体例严整,风格统一。一般说来,一部辞典的编纂方案只有较全面地考虑到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问题,其编纂才具有可行性。

当然,提倡由编辑提出选题并拟定详细的方案,并不是排斥作者提出辞典选题和编纂方案。恰恰相反,出版社还应该特别鼓励辞典作者以选题和编纂方案而不是辞典成稿与出版社联系出版,因为这可加深编辑对于辞典编纂过程的参与。

编辑在审阅作者提出的选题和编纂方案时,同样应该遵循市场标准和可行性标准。市场标准上文已经述及,此不赘言。在检验可行性时,编辑一般应该要求作者提供尽可能详尽的词目表和部分样条,作为编纂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因为通过审阅词目表,可以了解辞典所收词目的数量和性质,进而可以了解这样一些词目适宜采用哪种编排方式、须配备哪些检索手段,而这些正是辞典宏观结构的重要内容。剖析部分词目的样条,则能够获得对于辞典微观结构的直接认识,知道释文中究竟设有哪些项目以及这些项目的排列顺序是否合理。通过这些工作,编辑就能对可行性作出大致正确的判断。

在选题确定并且编纂工作正式展开之后,编辑还应当不断地参与过问,对编纂方案中的不合理部分作跟踪修订,并针对编纂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制定对策,提出要求。与其他书稿的修改不同,辞典稿的任何一处修改都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全面性体例修改。这是因为普通书稿的修改一般表现得较为孤立,改一处只涉及一处;而辞典却不同,一项看似很小的改动(如释义中要不要用“是”字,“参见”是否可改为“见”,甚至释文的有关部分之间是使用逗号、顿号还是分号,等等)都涉及数百上千有相似问题的词条。由于不少修改甚至会涉及辞典编纂的前阶段工作,因而后来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修改不及。例如笔者所在出版社出版的《书信惯用语辞典》,当初在其成稿之后发现,如果用于展示用法和印证立目的例证使用现、当代名人书信中的现成用法作为书证,会比原稿中作者自撰的例句效果更好。但是,由于这项改动涉及面太大,得完全打乱成稿重新来过,终于没有能够全部更改,只得有些遗憾地

出版。如果这个问题能较早发现,在制作资料卡片之初就明确提出要求,应该是不难作出修改的。

追踪参与当然还包括参与辞典的编纂组织工作。由于辞典往往由多人协力编纂,编纂班子的设置和组成、人员的配置、编纂步骤的具体安排,编辑都应当参与意见,并应该随时随地将编纂工作的进展情况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内,并不时进行随机抽查,对不合标准的情况提出严格要求,对已由编纂实践证明不合格的编纂人员提议撤换或限制其撰稿量,以督促编纂工作保质保量按进度进行。

三

应该鼓励编辑作为作者的一员参与辞典的编纂,这样一来,编辑和作者的界限也许会变得含混,编辑似乎有“不务正业”之嫌。但实际上,这样做是有明显好处的。

其一,编辑动手撰写词条,可以获得对辞典编纂的切身体验,克服编辑眼高手低的毛病。这除了对辞典审稿有帮助之外,对培养编辑队伍、提高编辑业务素质也有益。

其二,编辑参与辞典写稿,可以促使编辑钻研辞典理论。这样,一方面提高了编辑的素质,另一方面也可在辞典编纂过程中发挥编辑在编纂工艺理论和经验方面的优势,使辞典编得更加严谨完善,提高辞典的质量。

其三,编辑参与辞典写稿,可以更直接地实现对辞典的追踪参与。编辑可以通过撰稿实践,不断探索更合理的体例设计,并对遇到的新问题随时提出解决方案,使编纂工作少走弯路。此外,编辑还可以更直接地观察监督辞典的编纂进程,协助主编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编辑参与辞典编纂并不是完全新鲜的事情。早在上世纪初,陆尔奎等编纂《辞源》等书时,张元济等就曾以该辞典编著者和编辑的双重身份参加编纂工作并署名。目前在国外的辞典编纂过程

中,这种情况更是司空见惯。编辑参与辞典编纂也许会有一些弊端,但是只要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弊端应该是可以防止的。

实现编辑对辞典编纂过程的深度参与,对于提高辞典质量和培养编辑队伍都有明显的好处。编辑和出版社领导都应该为此作出努力。这包括:从观念上加深对其意义的认识,出版社要从政策上提供便利,从制度上加强管理,并加强对编辑的职业道德教育。编辑自己应该努力加强辞典编纂工艺学的研究,加强业务学习,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并积极地在辞典编纂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以真正达到既提高辞典质量,又提高编辑业务水平的目的。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 430070)

(责任编辑 陆嘉琦)

《新华字典》“或”字释义谈

《新华字典》“或”字条义项③释为“文言代词,某人,有人:~告之曰”,不太妥当。实际上,在现代汉语中,作为代词的“或”已经消失,这种用法只保留在一些成语或引用的古文句子中,是古代汉语用法的遗迹。而在古代汉语中,“或”字作为代词既可以指代人,作“有人、有的人”讲,也可以指代事物,作“有的”讲。如:“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或”指人死的两种情况;“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或”指大国和小国。可见,“或”并非如《新华字典》所释的那样仅指代人。

无独有偶,《新华词典》对“或”字作代词用的解释也是如此。因此,笔者认为,这些作为现代汉语用词用字规范样板的工具书,应该精确地对每一个字作出解释。具体到“或”字,既将其作为“文言代词”收入,就应该把作代词的两种情况解释清楚,以免初学者误解。

(谭书旺)

专科词典的类型

徐庆凯

提 要 文章就《专科辞典学》和《辞书学词典》中有关专科辞典分类问题的内容作了反思,认为其中存在多种差错和缺陷;提出了新的分类法:按照专科辞典所收条目的类型将其分为学科词典、专题词典、术语词典和专名词典,在这一层次下尚可进一步细分。这个分类系统仅适用于专科辞典,具有专科辞典的特质。

关键词 专科辞典 类型 《专科辞典学》 《辞书学词典》

研究专科词典的类型,寻求有理有据、切合实际的答案,将有助于深化对专科词典的认识,有助于完善专科词典学以至词典学的体系,有助于开拓编纂专科词典的思路,突破对专科词典的狭隘观念,从广阔的范围中发掘选题,组织编纂词典,以适应读者日益多样化的需要。

—

研究这个问题,我要先对过去的认识作些反思。

1991年,杨祖希同志和我合写的《专科辞典学》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1992年,祖希同志和我共同主编的《辞书学辞典》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两书都有专科词典类型的内容。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内容问题很多。祖希同志已于1994年逝世,因此现在

我只能按自己的认识来作反思。我以为两书中有关内容的主要问题是：

1. 《专科辞典学》所提划分专科词典类型的六条标准，多有不妥处。如该标准的第一条是“按照所包括的学科的数量”，把专科词典划分为百科词典、多科词典和单科词典。其实，这种划分只是对学科词典的划分，并不是对全部专科词典的划分。学科词典以外的专科词典，或者不是按照学科收词，或者虽按学科但所收并非特定学科的各种专门词语，而只是特定学科的术语或某种专名，所以并不“按照所包括的学科的数量”来分类，如《中医人物词典》，虽限于中医学科，但因只收人物，不收术语和其他专名，所以并不称之为单科词典。另外如“按读者对象分”和“按地域范围分”这两项标准，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2. 越界归类。把中国古代的政书归入专科词典，甚至认为专科学性类书，农书，纪传体史书中的刑法、食货、天文等志和“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以及“学案”和“谱录”都可以视作专科词典。这是因为过分强调中国古代早已有专科词典而造成的偏差。

3. 层次混乱。《专科辞典学》把专科词典分为学科词典、术语词典、专名词典、人名词典、地名词典、书名词典和政书。除“政书”为越界归类外，人名词典、地名词典、书名词典都是专名词典属下的小类，不能与专名词典并列。《辞书学辞典》的词目类别则把百科词典、专科词典、专名词典、人名词典、地名词典并列，更加不合逻辑。在这些并列的类型中，专科词典属于第一层次；百科词典属于第二层次学科词典之下的第三层次；人名词典和地名词典属于第二层次专名词典之下的第三层次。三个层次的类型并列，甚为不妥。

4. 未给专题词典以应有的地位。专题词典是以特定专题范围内的术语和专名为收词对象的专科词典，包括专人词典、专地词典、专书词典以及有关某一个民族、某一个组织、某一项制度、某一

项工作、某一个事件等不同内容的词典。当初两书对这类词典已有所觉察,但未认识到其为独立的一类,只在讲学科词典时在“学科”后加“或专题”的括弧,把它归入学科词典之中。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因为学科词典的收词对象是一个、若干或全部学科的专门词语,而专题词典的收词对象则是不构成学科的某个专题的专门词语,两者有明显的区别。

对以上这些问题,现在应该本着重新认识、有错必纠的精神来解决。下文对专科词典所作的分类,就是我反复思索以后得出的初步结果。

二

对于专科词典,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类。相对而言更加重要的分类,是按专科词典所收词目的类型将其分为学科词典、专题词典、术语词典和专名词典。在这一层次下尚可进一步分类。这个分类系统涉及专科词典的实质,而且仅仅适用于专科词典,具有专科词典的特点。

1. 学科词典

这类词典以某一学科、某些学科或所有学科的专门词语(包括术语和专名)为收词对象。这类词典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们的收词对象在“学科”的范围之内。第二,它们所收的词目包括学科范围内的术语和专名。如果只收术语,或者只收专名,那就不是学科词典,而是术语词典(如《哲学新概念词典》)或专名词典(如《中医人物词典》)。

学科词典按其涉及学科的多少,分为单科词典、多科词典、百科词典。

单科词典只涉及一个学科,如《法学词典》、《生物学词典》等。在单科词典中,由于学科的等级不同,其收词范围大小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如生物学是一级学科,其下有生物数学、生物化学、细胞

生物学等二十几个二级学科;在二级学科之下还有三级学科,如在细胞生物学之下又有细胞生物物理学、细胞结构与形态学、细胞生理学、细胞进化学等一批三级学科。以某个学科(无论哪一级学科)的各种专门词语为收词对象而编成的词典都是单科词典。单科词典不仅在学科词典中为数最多,而且在全部专科词典中也占极大比重。

多科词典涉及几个或一批学科,如《图书馆情报学档案学词典》、《简明社会科学词典》、《新学科辞海》等。

百科词典涉及所有学科,如《苏联百科词典》。应该说明,“百科词典”一词,另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用法是把“百科词典”当作“专科词典”的同义词,与“语文词典”相对,如《词典学概论》说:“根据词典收录的词条的性质,可以分为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两大类。”(第12页)该书第1页上有两处提到“百科词典”时,在“百科”后面加上“专科”的括注。还有一种用法是加在某些单科词典、多科词典或专题词典的书名中,表示其内容广泛,如《语言学百科词典》、《文史哲百科词典》、《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等;这些书名中的“百科”二字删去也无妨。

2. 专题词典

如前所述,这类词典以特定专题范围内的术语和专名为收词对象。专题是指不构成学科的知识体系。这类词典必须包括特定专题范围内的术语和专名。如果只收术语,那就是术语词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概念词典》);如果只收专名,那就是专名词典(如《诺贝尔奖获奖者词典》)。两者都不是专题词典。

在专题词典中,较多的是专人词典、专地词典、专书词典。

专人词典以某一个人为专题。如《孔子大辞典》选收有关孔子的术语、学说、学派、人物、著作、组织、报刊、事件、运动、器物、典章、地名等方面的词目。此书不是人名词典,因为人名词典所收词目全都是人名,而此书并非如此,词目中虽有人名,但更多的是其

他词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是专科词典中的专人词典,其中有些也收少量普通语词,但不同于语文词典中的专人词典(仅收或主要收专人所用的普通语词)。

专地词典以某一个地方为专题。如《安徽大辞典》选收安徽省的古今地名、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旅游、人物等方面的词目。尽管书名中有“安徽”这个地名,而且书中收了许多地名,但此书不是地名词典,因为地名词典只收地名,而此书除地名外,还收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词目。

专书词典以某一部书为专题。如《〈资本论〉辞典》选收《资本论》中涉及的范畴、概念、学派、学说、人物、著作、报刊、文件、法律、条约、团体、政党、机构、会议、事件、宗教和典故等方面的词目。此书不是书名词典,因为书名词典所收词目全都是书名,而此书并非如此,词目中书名较少,多数是其他方面的词目。这是专科词典中的专书词典,不同于语文词典中的专书词典(仅收或主要收专书中的普通语词)。

此外还有各种专题词典。例如:

以某一个民族为专题的。如《满族大辞典》选收有关满族的源流、地理、姓氏、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服饰、语言文化、典籍和人物等方面的词目。

以某一个组织为专题的。如《中国人民政协辞典》选收有关的术语、界别、机构、会议、文献、人物、资料等方面的词目。

以某一项制度为专题的。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词典》选收有关的术语、机构及其职权、会议、人物、文献、著作等方面的词目。

以某一项工作为专题的。如《党的统战工作词典》选收有关的术语、党派、团体、机构、事件、会议、人物、学说、派别、著作、文献、报刊等方面的词目。

以某一个事件为专题的。如《“文化大革命”词典》选收有关的词语、论点、组织、事件、运动、文件、讲话、文章、书刊、影剧、诗词、